

太原地名中的“里”

彭庆东

太原的街道名多含有“街”“巷”“路”等，如钟楼街、柳巷、并州路等。但在众多的“街”“巷”“路”之外，太原还有叫“里”的地方。

太原城有些“里”不仅是一条街巷的名称，也可能由多条街巷组成，或是一片地区或小区的统称。如金刚里，位于杏花岭区滨河东路路东，南至旱西关街，北至北大街，东至金刚堰路，是一个较为标准的长方形地域。据清道光《阳曲县志》记载，宋时并州知州陈尧佐在太原城西汾河东岸筑堤护城。明清时为防汾河水患，又将堤坝陆续延修为八段，并分别取名为“长、堤、永、固、汾、水、安、澜”等八个吉祥字。其中“长”字段河堤始于今金刚里一带。清光绪十二年(1886)汾河决口，水淹入城内，而这段河堤却安然如故。人们赞誉这段堤坝坚固，称为“金刚”堰。据传，当年筑此段堤坝时，用填满灰浆的粗瓷大瓮倒置为坝基，故俗称“金缸堰”，随着语言演变，“金缸堰”逐渐被雅化为更具坚固意象的“金刚堰”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修路时曾在此地掘出瓷瓮残留物，印证了这一说法。上世纪80年代初期，在金刚堰一带建成宿舍区之后，即以“金刚里”命名。如今，金刚里小区又划分了南北一巷、二巷等多条小巷，成为老城区的宜居典范。

与金刚里的“里”概念有所不同的是，有些“里”则共同挂在了同一个街巷名下，如迎泽区的小南关街、桃园南路西里等。小南关街的西侧有小南关南里、小南关一里、小南关二里、小南关三里、小南关跃进里等“里”字名小街巷。小南关街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至明洪武年间。明代晋王朱棣扩建太原城，城南有两座气势宏大的城门，其中一座称“迎泽门”，百姓叫“大南门”。门内称为街，门外则称为关，大南门之南就有了小南关。随着外地谋生人口的增多，此处就地取名“小南关街”。因毗邻菜园村，居民以种菜为生，自然形成的街巷保留了“里”的乡村聚落属性。

“里”本身所表示的长度不长，所以用“里”命名的街巷也不大，多数是一头不通的

□—————□

麻袋绣花，底子太差。麻袋，用以储存或装运货物的大口袋，由粗糙结实的粗麻布制成。绣花需要细腻致密的底布，麻袋因其粗犷松弛而无法承担。人们常用这句俗语来形容一个人先天不足或一件事基础太差。例句：“咱这孩子是麻袋绣花，底子太差，得找个好老师给补补课。”

麦里天借碌碡。麦里天，收麦时节。碌碡，碾麦的石碾子。正收麦的时候，家家户户都在碾麦，你却要去借别人家的石碾子。比喻借东西不是时候。例句：“大过年的你来借车，还真是麦里天借碌碡，这个时候，谁家不用车呢？”

亮耳朵。耳朵，引申为应当听到的话。话不是直接说给某人的，但说话的目的却是要给某人听的，希望某人听到后能有所反应，即给某人亮耳朵。例句：“我不会找你借钱的，嫂子昨天说你们家刚买了一套新房，那不是给我亮耳朵吗？”

万荣俗语

王鹏举



临上轿才扎耳朵眼。过去，女子出嫁时有戴耳环的习俗，耳朵眼都是早早扎好的。如果临出嫁上轿时，才匆匆忙忙扎耳朵眼，显然为时已晚。比喻不提前谋划和实施，等到需要用的时候已措手不及了。例句：“都要进考场了，你还抱着复习资料不放，还真是临上轿才扎耳朵眼。”

楼前车后的把式。种麦摇耩是技术活儿，人在耩后。行路赶车是技术活儿，人和车并行。在耩前，一般是牵引牲口的；在车后，一般

是跟车拾粪的，都是极其简单的活儿。形容一个人只能干些简单易学没有技术含量的活儿。例句：“不要再狡辩了，你不过是一个楼前车后的把式，不堪大任。”

漏气风匣走扇门。风匣，老式木制的鼓风工具。走扇门，木门因为材质和水分变化等因素发生翘起现象，无法正常闭合。风匣漏气、木门走扇，都会影响到使用效果。比喻拥有的设备破败不堪，无法正常使用。例句：“你这都是啥设备呀，漏气风匣走扇门，这次说什么都得更新换代。”

灵人不用说，闷人拿棍戳。灵人，聪明的人。闷人，愚钝的人。聪明的人，不需要多说，就能准确领会意图；愚钝的人，不用棍子敲打不足以知晓你的用意。意思是给人交待事情，说明问题，事先要对对方的理解能力有一个评估。例句：“灵人不用说，闷人拿棍戳，就小孙那榆木脑瓜，你说再多也不管用。”

6月中旬，新建路道路改造工程中发现古城墙遗迹的消息引发社会关注。6月17日，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发布通报，称“根据清康熙《山西通志》山西会城图初步判断，发现遗迹应为阜城门（旱西门）瓮城的位置”。然而媒体报道中出现“阜成门”与“阜城门”两种名称表述，甚至同一篇文章中混杂使用。笔者早年便注意到这一问题，现结合家藏文史资料梳理考证如下。

太原府城始建于明洪武九年(1376)，四周各有两座城门，共八门，阜成(城)门为西北门。述及现今太原府城所在地最早的志书当为明《永乐大典》本《太原府志》，即永乐《太原府志》，可惜该志名为永乐《太原府志》，实际成书于洪武初年，即太原府城建成之前，并未记录八门名称。

明成化《山西通志》为山西形成行省后的第一部省志，书中记录了成化十一年(1475)之前山西的方方面面，其中卷之三就有太原府城八座城门的名称：“太原府城……门八，北曰镇朔，次北曰共极(注：原文如此)，南曰太平，次南曰朝天，东曰来春，次东曰迎晖，西曰通汾，次西曰阅武。”这是太原府城八门最早见于文献的记载。由此可知，阜成(城)门在成化年之前称通汾门。

此后，明万历《太原府志》记载了更名后的府城八门：“太原府城……西曰阜城、曰振武……”清顺治《太原府志》为续志，城池部分“未经修葺者不复录”，故未记府城八门名称。清康熙《阳曲县志》记载的府城八门为：“大城……西曰阜成、曰振武……”清康熙《山西通志》卷一的《会城图》和卷六的“城池”明确标注为“阜成门”。清雍正《山西通志》记载的此门亦名为“阜成”。但是在清乾隆《太原府志》中，“阜成门”与“阜城门”发生混用，卷二“图考”《会城图》中标为“阜城门”，而卷六“城池”中则记载为“阜成门”。清道光《阳曲县志》更是在同一页内出现了二者，卷三《城池图》后记载为：“西曰阜城、振武……由镇远门至阜成门五里有奇，由阜成门至振武门……”综上所述，“阜城门”出现最早；清康熙时为“阜成门”；入乾隆朝后，“阜城门”与“阜成门”出现混用。

清末至上世纪20年代，由于测绘技术的发展，大量详细的太原府城地图开始出现，从中也可看到城门名称的记录情形。其中，1875年《山西省城街道暨附近坛庙村庄图》、1905年《山西省城全图》、1925年《山西省城图》标注为“阜成门”；清末《山西省城最新详细地图》、1912年《山西省城马路及巡警岗位图》、1912年《山西省会全图》、1919年《山西省会图》、1919年《山西省城详图》、1925年7月《山西省城图》、1925年《阳曲街道图》、1925年《最新山西省会街市图》、1926年《省城图》标注为“阜城门”；而上世纪30年代后的太原地图只标注“旱西门”。显然，我们是无法通过古方志和古旧地图来确定究竟是“阜成门”还是“阜城门”。

“阜成”一词出自《尚书·周官》中的“六卿分职，各率其属，以倡九牧，阜成兆民”，意为使富足安定。“阜城”除了表示河北的阜城县外，还可理解为使城市兴盛、旺盛。二者含义相近、寓意相似，数百年来混用也就无可厚非，加之古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地名管理部门，地名多样化书写也在所难免。

据此，笔者建议，在缺乏匾额实物或高清历史影像等关键证据前，“阜城门”与“阜成门”可并行使用，但需在单篇文本中保持一致，必要时附加说明。呼吁相关部门加强地名标准化管理，避免因名称混用导致历史认知偏差。

是『阜成门』还是『阜城门』

郝波